

中国经典古籍系列《唐诗鉴赏大典》

唐诗鉴赏大典-3

李白诗鉴赏

生平简介

李白（701—762）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祖籍陇西成纪（今甘肃省天水县附近）。先世于隋末流徙中亚。李白即生于中亚的碎叶城（今苏联吉尔吉斯境内）。五岁时随其父迁居绵州彰明县（今四川省江油县）的青莲乡。早年在蜀中就学漫游。青年时期，开始漫游全国各地。天宝初，因道士吴筠的推荐，应诏赴长安，供奉翰林，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特殊礼遇。但因权贵不容，不久即遭谗去职，长期游历。天宝十四年（755）

安史之乱起，他隐居庐山，但仍密切注视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。后参加永王李璘幕府。永王兵败被杀，李白坐系浔阳狱，第二年长流夜郎，途中遇赦。晚年飘泊于武昌、浔阳、宣城等地。代宗宝应元年（762）病死于其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处。纵观李白一生，其思想是比较复杂的。儒家、道家、纵横家、游侠思想对他都有影响。他企羡神仙，向往隐逸，可是又不愿“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”，而要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（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）。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，但又不愿走科举的道路。他想通过隐居，求仙获取声望，从而在名人荐举下，受到皇帝征召重用，以便实现“济苍生”、“安社稷”的理想，然后功成身退。诗人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度过狂放而又坎坷的一生。

李白存诗九百九十多首。这些诗歌，或以奔放的激情表达对理想政治的热烈追求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；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政治集团的荒淫腐朽；或以善描的画笔点染祖国壮丽的山河。他的诗篇，无论五言七言，

无论古体近体，无不别具风格，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。有《李太白集》。

古风

李白

齐有倜傥生，
鲁连特高妙。
明月出海底，
一朝开光耀。
却秦振英声，
后世仰末照。
意轻千金赠，
顾向平原笑。
吾亦澹荡人，
拂衣可同调。

李白诗鉴赏

这首诗借鲁仲连的故事表达诗人的政治理想。鲁仲连是战国时齐人，策士。秦国围攻邯郸，魏安釐王派人劝赵归秦，鲁仲连在围城中往见平原君，制止了这件将导致奇耻大辱的事，邯郸因信陵君援军到达而围解。为此，平原君欲以千金相酬，仲连不受而去。后来齐国田单攻聊城，岁余不下，鲁仲连以书信缚箭射进城内，劝喻死守围城没有出路，困守城中的燕将见信自杀，聊城因此而破。齐王欲封鲁仲连官爵，鲁仲连说：“吾与富贵而诎于人，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。”并逃隐海上。

“齐有倜傥生，鲁连特高妙。”诗一开始就化用《史记》中的话。”《史记》称鲁仲连“好奇伟倜傥（倜傥）之画策，而不肯仕宦任职，好持高节。”“高妙”二字，同时表现其卓异的谋略和清高的节操两个方面。“明月出海底，一朝开光耀。”诗人在此将鲁仲连的出仕视为明月出海，这种极度的推崇，可见诗人对鲁仲连的景仰

不同一般。鲁仲连一生大节，史传只举了反对帝秦和助收聊城二事。《古风》的这首则专书前一事。当初新垣衍劝赵帝秦以图缓颊，平原君已为之犹豫，若无鲁仲连雄辩坚拒，难免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。在此关键时刻，鲁仲连起的作用无异挽澜于既倒。“却秦振英声”五字就是对这事的肯定和推崇。而“后世仰末照”一句，又承“明月出海底”的比喻而来，形容其光芒能穿过若干世纪的时空而照耀后人，使之景仰。这是其功业即画策的高妙所致。但鲁仲连的为人钦敬不仅如此，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。当平原君欲以官爵千金相酬时，他却笑道：“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，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。即有取者，是商贾之事也，而连不忍为也。”说罢辞去，终身没有再见平原君。“意轻千金赠，顾向平原笑”，直书其事，而赞赏之意溢于言表。

热爱自由和渴望建功立业，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理想追求，然而一些杰出的盛唐文士却力图将二者统一，并以此与政界庸俗作风相对抗，似曾成为一种思潮。功成身退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设计的重要部分，在这个

方面，他引为楷模的历史人物，便是张良、鲁仲连。前引诗句中以一箭书取聊城功，就是鲁仲连的故事。李白的功成身退的表示，主要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从政身份，目的在以谋臣策士出仕。所以诗末引以自譬，谓鲁连为同调。

这首诗直书其事，直抒胸臆，可说是最为质朴的写法。寥寥数句，给我们刻画了一个高蹈而又仗义的历史人物形象，其中又寄寓了诗人自己的理想。全诗虽然有为个人作政治“广告”的意图，却也能反映诗人一贯鄙弃庸俗的精神。“咳唾落九天，随风生珠玉”（《妾薄命》），这两句诗正好可用来形容李白自己的诗品，即随意挥洒，独具标格。

公无渡河

李白

黄河西来决昆仑，

咆哮万里触龙门。
波滔天， 尧咨嗟。
大禹理百川，
儿啼不窥家。
杀湍堙洪水，
九州始蚕麻。
其害乃去，
茫然风沙。
被发之叟狂而痴，
清晨临流欲奚为？
旁人不惜妻止之，
公无渡河苦渡之。
虎可搏， 河难凭，
公果溺死流海湄。
有长鲸白齿若雪山，
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！
箜篌所悲竟不还。

李白诗鉴赏

《公无渡河》又题《箜篌引》，为乐府古曲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位“白首狂夫”，在早上“披发提壶”，想徒步横渡滔滔黄河！惊恐的妻子赶来，没等她阻止，无情的波浪已将他吞没。悲恸的妻子因此“援箜篌（古拨弦乐器）而歌”：“公无（毋）渡河，公竟渡河！堕河而死，将奈公何”？声情极为凄凄怆。歌毕，亦投身急流而死。

自梁至唐，刘孝威、张正见、王建、李贺、温庭筠等，均以此题作过悲慨动人的歌诗。

李白的这首《公无渡河》开篇就将巨笔伸向了苍茫辽远的往古——

“黄河西来决昆仑，咆哮万里触龙门”！诗中以突兀惊呼之语，写它在霎那间冲决力量和气势的象征——横亘天地的昆仑山，随即挟着雷鸣般的“咆哮”，直撞“万里”之外的“龙”（今山西河津县西北）。诗人只寥寥两

笔，就在“昆仑”、“龙门”的震荡声中，展现了“西来”黄河的无限声威。“波滔天，尧咨嗟”！滔天巨浪吞噬了无数生民，茫茫荒古，顿时充斥了帝尧放勋的浩然叹息：因为诗中用的是三言短句，这叹息之音，听来便愈加激切。于是，“大禹”出现了。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，本可以激发诗人的许多奇思。但此节重在描述黄河，故诗中仅以“大禹理百川”四句带过，以表现桀骜狂暴的洪水在这位英雄脚下的驯服。然而，在“杀湍堙洪水”的近景上，诗人添了几声大禹之子“儿啼”，“儿啼不归家”，寥寥五个字就使一位为公忘私、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的治水英雄风貌，由此跃然纸上。黄河的荒古之害从此驱除，但它的浪波在汹涌归道之际，却在两岸留下了“茫然风沙”！以上一节从荒古的河害，写到滔天洪水的平治。不仅展现了黄河那西“决昆仑”、东“触龙门”的雄奇之境，更让读者从它“波滔天”的历史危害中，领略了它所独具的狂暴肆虐之性。为下文作足了铺垫。而今，那白发之叟，竟想“凭河”（涉水渡河）而渡，难道就不怕被它吞没？诗之后一节，正以极大的困惑，

向悲剧主人公发出了呼喊：“被发之叟狂而痴，清晨临流欲奚为？”这呼喊仿佛是“狂夫”之妻的陡然惊呼！因为诗人紧接狂夫“临流”之后，就急速推出了那位“旁人不惜妻止之”的深情妻子。于是，全诗的情景发生了惊人的突变：在轰然震荡的浪涛声中，诗人自身隐去了，眼前只留下了一位悲恸而歌的蓬发妇人：“虎可搏，河难凭。公果溺死流海湄（水边）。有长鲸白齿若雪山，公乎！公乎！挂胃于其间！”诗中以夸张的笔墨，痛歌狂夫的溺死浪波，终于作了巨若“雪山”的鲸齿冤魂。这景象是恐怖的。何况又从“援箜篌而歌”的狂夫之妻的恸哭声中写来，更觉有一种天旋地转、恻怛号泣之悲。那“公乎！公乎”的呼叫，声声震颤在读者耳边，实在令人不忍卒听。结尾诗人陡变双行体为单行，似乎被悲愤笼罩，无以复言，便掷笔而叹：“箜篌所悲竟不还！”

全诗就这样结束了。黄河的裂岸涛浪却还在汹涌，“狂夫”之妻的恻怛号泣还压过浪波，在长天下回荡！从诗中对黄河的描述看，它那狂暴肆虐、滔天害民之形，似乎颇有象征意味；至于“白齿若雪山”的“长鲸”，似

乎更是另有所指。倘说它是对猖獗“河北”的安史之乱的隐喻（如《北上行》一诗，即以“奔鲸夹黄河”喻安禄山之乱军），那么“临流”“凭河”的“披发之叟”又喻指谁？或者这只是一首抒写《公无渡河》“本事”的悲歌，并无其它寄寓之情？可以肯定：古歌中“白首狂夫”的渡河故事，经过李白的再创造，带有了更强烈的悲剧色彩。那位“狂而痴”的披发之叟，似乎正苦苦地追求着什么。其中未尝没有诗人执着追求理想的影子在其中。

独漉篇

李白

独漉水中泥，
水浊不见月。
不见月尚可，
水深行人没。
越鸟从南来，
胡雁亦北度。

我欲弯弓向天射，
惜其中道失归路。
落叶别树，飘零随风。
客无所托，悲与此同。
罗帷舒卷，似有人开。
明月直入，无心可猜。
雄剑挂壁，时时龙鸣。
不断犀象，锈涩苔生。
国耻未雪，何由成名？
神鹰梦泽，不顾鸱鸢。
为君一击，鹏搏九天。

李白诗鉴赏

《独漉篇》原为乐府“拂舞歌”五曲之一，古辞以“刀鸣削中，倚床无施。父仇不报，欲活何为”，抒写了污浊之世为父复仇的儿女之愤。

“独漉水中泥”，“独漉”在今河北，传说它湍急浚深、浊流滚滚，即使在月明之夜，也吞没过许多行人。此诗首解先以憎恶的辞色，述说它“水浊不见月”的污浊，第三句“不见月尚可”，又在复沓中递进一层，揭出它“水深行人没”的罪恶。这“独漉”水大抵只是一种象征：诗人所愤切斥责的，其实就是占据了长安，并将“河北”诸郡以污浊之水吞没的安禄山叛军！他们不正如肆虐河北的独漉水一样，暗了天月，吞噬了无数生灵么？

接着由纷乱的时局，转写诗人客中飘泊、报国无门的孤愤。当中原深受罹乱时，诗人正孤身一人，飘泊在东南。眼看着“越鸟南来”、“胡雁北度”，诗人心中不胜悲哀：那鸟雁飞归的北方，不正是河山拱卫的京师所在吗？而今陷于叛军的铁蹄之下，自己却只能避难客中，这实在是最令诗人痛苦的。“我欲弯弓向天射”一句，就是在这痛苦心境中激发的“射天”奇思。它与“拔剑四顾心茫然”一样，表达了一种无可发泄的苦闷。但弯弓射天，又怕误伤了空中的鸟、雁，徒然使它们中道折翮、失却归路，这真叫人左右为难！眼望月下的树影

，偶有落叶在风中飘坠，诗人不禁一声长叹：“客无所托，悲与此同”——他不正如这风中落叶一样，飘荡无主？

自“罗帷舒卷”以下，诗境陡转：四野万籁俱寂，诗人却还独伫空堂，他究竟在等待着谁？门边的罗帷忽然飘拂起来，仿佛有人正披帷而入。诗人惊喜中转身，才发现来客只有清风！随着罗帷之开，月光便无声“直入”，正如豪爽的友人，未打招呼便闯了进来——然而它只是月光的“无心”造访，又哪有深意可解？这四句从清风、明月的入室，表现诗人似有所待的心境，思致妙绝。而且以动写静，愈加将诗人客中无伴的寂寞，衬托得孤寂冷落。

诗人所期待的，就是参与平叛、为国雪耻之用。“龙泉雄剑”此刻就挂在壁间。它如同古帝颡项的“曳影之剑”一样，当“四方有兵”之际，便震响“龙虎之吟”，意欲腾空飞击。令人伤怀的是，它却至今未有一吐巨芒、断其犀、象之试。这雄剑的命运，不正是诗人自身报国无门的写照么？国之壮士，岂忍看着它空鸣壁间、“

锈涩苔生”？一股怫郁之气在诗人胸中盘旋，终于在笔下化为雄剑突发的啸吟：“国耻未雪，何由成名？”笔带愤色，却又格调雄迈，显示的正是李白悲慨豪放的本色。

此诗未解，就于宝剑的啸吟声中，突然翻出了“神鹰”击空的雄奇虚境。据《幽明录》记，楚文王得一神鹰，带到云梦泽打猎。此鹰对攻击凶猛的鸱、鸢毫无兴趣，只是“瞪目远瞩云际”。突见“一物鲜白不辨”，它即“竦翻而升，轰若飞电。须臾羽堕如雪，血下如雨”。良久，有大鸟坠地，其两翅广十余里——那是被神鹰击落的九天巨鹏！此诗结句所展示的，就是这神鹰击天的奇壮一幕。从高高的云天之上，传来了多么自豪的巨音：“为君一击，鹏搏九天”！这是决心为国雪耻的诗人，在天之东南所发出的、挟带着无限自信和豪情的啸声！这啸声应和着挂壁雄剑的“龙吟”之音，响彻了南中国。它预告着诗人飘泊生涯的终止——他将以“鹏搏九天”之志，慨然从军，投入平治“独漉”、驱除叛军的时代风云..

此诗共分六解（乐曲的章节），初读起来似乎“解各一意”、互不相属，其实却是“峰断云连”、浑然一体。从时局的动乱，引出客中飘泊的悲愤；从独伫空堂的期待，写到雄剑挂壁的啸吟；最后壮心难抑、磅礴直上，化出神鹰击天的奇景。其诗情先借助五、七言长句盘旋、摩荡，然后在劲健有力的四言短句中排宕而出。诗虽作于诗人五十六岁的晚年，而奇幻峥嵘之思、雄迈悲慨之气，就是与壮年时代的名作《行路难》、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相比，亦更见其深沉而一无逊色之憾。

结袜子

李白

燕南壮士吴门豪，
筑中置铅鱼隐刀。
感君恩重许君命，
太山一掷轻鸿毛。

李白诗鉴赏

此题在古乐府中属杂曲歌辞。

起句“燕南壮士”，指高渐离；“吴门豪”指专诸。这里突出了他们最感人的精神力量：他们是壮士，他们有豪情。这两个词语的搭配，正好使专诸和高渐离的生命重新闪耀着奇异的光彩。这里“燕南”和“吴门”两个方位词也用得恰到好处。专诸刺杀吴王僚在吴王宫中，所以称“吴门”；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士皆瞋目，怒发冲冠，则发生在易水送别之时，易水在燕之南界，因此称“燕南”。这两个看似不经意的词语，在广阔的背景上使壮志豪情笼罩四野，使他们的英声侠气无处不存，无处不在。第二句，为第一句作必要的补充与说明。“筑”为古代一种打击乐器，“筑中置铅”，指高渐离在筑中暗藏铅块伏击秦始皇；“鱼隐刀”，指专诸将匕首暗藏在鱼腹中刺杀吴王僚。他们两人的壮志豪情正